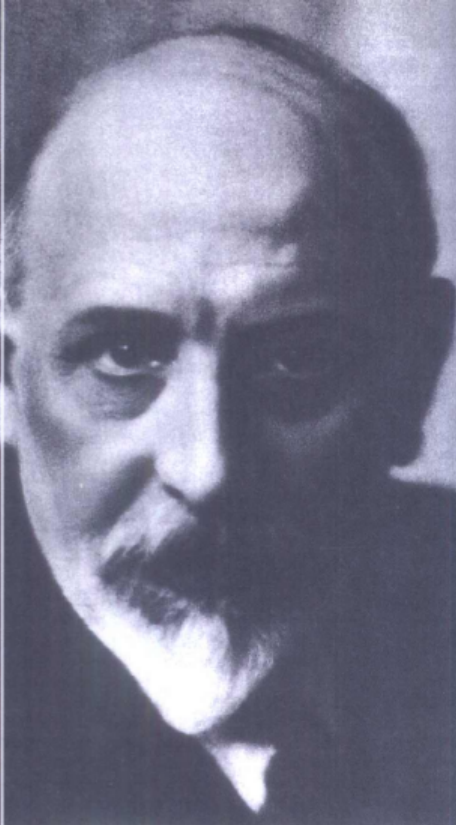


#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908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M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

#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 寻找自我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 L. ARMS 1966  
W. T. DE VRIES 1973  
W. T. DE VRIES 1974  
HAROLD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皮兰德娄 / 著

吕同六 / 等译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下

406



1546.15  
p49  
2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 寻找自我

(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皮兰德娄 / 著

吕同六 / 等译



A1002546

下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 目 录

## 下 册

### ·长篇小说·

|                        |           |
|------------------------|-----------|
| 已故的帕斯卡尔·····           | 刘儒庭译(299) |
| 一、开场白·····             | (301)     |
| 二、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 (303)     |
| 三、家和鼯鼠·····            | (307)     |
| 四、原来是这样的·····          | (318)     |
| 五、成熟·····              | (336)     |
| 六、滴答,滴答,滴答·····        | (354)     |
| 七、换车·····              | (373)     |
| 八、阿德里亚诺·梅伊斯·····       | (387)     |
| 九、一点雾·····             | (403)     |
| 十、圣水钵和烟灰缸·····         | (415)     |
| 十一、晚上,望着河水·····        | (430)     |
| 十二、眼睛和帕皮亚诺·····        | (452)     |
| 十三、灯笼·····             | (468)     |
| 十四、马可斯的勇气·····         | (484)     |
| 十五、我和我的影子·····         | (496)     |
| 十六、米内尔瓦的画像·····        | (512)     |

·目 录·

|                      |       |
|----------------------|-------|
| 十七、复活 .....          | (535) |
| 十八、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 ..... | (549) |
| 关于想像力真实可靠的一点说明 ..... | (567) |

·附 录·

|            |            |
|------------|------------|
| 授奖词 .....  | 哈尔斯特龙(576) |
| 受奖演说 ..... | 皮兰德娄(583)  |
| 生平年表 ..... | (585)      |

# 已故的帕斯卡尔

刘儒庭 译



## 一、开 场 白

我生来知识贫乏，所知甚少，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的一点，不，不是其中之一，而是唯一的一点是，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我常常利用这一点知识。有时，我的朋友或认识的人有什么事搞不清，跑来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耸耸肩膀，挤挤眼，回答他们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谢谢，亲爱的，这我知道。”

“怎么，你认为这还不够？”

他们觉得不够，说实话，连我也觉得确实太少。但是，我真不知道，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人，他们能叫他说些什么呢？也就是说，对一个连这样的回答都难以做出的人还能要求他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吗？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有人可能会对我表示同情（这分文不值），认为我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对这个不幸的人，应当弄清楚；可弄清楚什么呢？对了，弄清楚，他既无父亲，也无母亲，既不知他过去如何，也不知他过去是否一直如此。有的人也可能对风俗的败坏、世风日下表示愤慨（这也分文不值），这些可能就是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弄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人们大概都会这样想。可是，我不能不说一句，事情并非如此。我可以写出我的家谱，可以说明我这个家族的兴衰史，还可以证明，我不仅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人，而且还知道我的

祖上和他们的活动。当然，祖辈相传，并非他们的活动都是值得赞扬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道来：我的情况非常古怪，非常特殊，正因稀奇古怪，世间少有，所以才值得一述。

有那么两年，我呆在一个图书馆里，不知自己是个抓老鼠的，还是个图书管理员。那个图书馆是博卡马扎主教在1803年临死前赠送给镇公所的。显然，这位主教对他的同胞的脾气秉性所知甚少，要么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份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点燃同胞们热爱学习的热情，更何况在图书馆学习又是那么方便。迄今为止，这种学习的爱火未被点燃，这我可以作证。我这样说也是对我的同乡的赞扬。对这份捐赠，镇公所并不喜欢，甚至不曾为博卡马扎立一尊半身胸像，那些书也被扔进一个又潮湿又无人问津的库房里，一扔就是好多年。后来，这些书籍倒是从那个库房里取出来了。你们猜放到哪里去了？居然放到偏远的圣玛丽娅自由教堂去了！那座教堂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改为俗用了。在这座教堂，市政府又不假思索地把这些书籍委托给一个无事可干的人负责，他倒真像个不任教化工作的有俸神职人员，一天赚两个里拉。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看守这些书籍，或者说看守都没有必要，只不过是在那里呼吸霉臭味儿。

后来，这桩差使也轮到我头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这些书，不管它们是印刷的还是手稿（像我们一般图书馆那些古老的手稿）。正像前边讲的，我的情况古怪特殊，要不是这样，我才不去写什么手稿哩，永远不写。我的情况古怪特殊，写下来也许有那么一天能使某个感兴趣的读者获得教益，也使博卡

## ·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马扎主教的良好愿望最终有一天能得以实现。这样一名读者如果来到这座图书馆，我就把我的这部手稿留给他，但有一个条件：50年之后，在我第三次、最后一次最终死亡之前，任何人不许打开手稿阅读。

眼前，我是已经死了（上帝知道我是多么遗憾），确实，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两次，第一次是因错而死，第二次是……听我慢慢道来。

## 二、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写这部书的想法，或者说写这部书的建议，是我的可尊敬的朋友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向我提出的。他现在在看管博卡马扎的那些书籍。我的书一旦写完就交给他，只要能够写完。

我就在这座不再是圣地的小教堂里写作，圆穹下的蜡烛就是我的书写台灯。这是后殿为图书管理员留出的一个小房间，周围是低低的木质围栏。在我写作的时候，唐·埃利焦也在忙他的，他勇敢地承担了整理这些乱堆乱放的书籍的任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担心他永远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浏览一眼书脊，看看这位主教送给市政府的是些什么书。大家都以为，都是些有关家教的书，或者差不多都是这类书。现在，佩莱格里诺托高兴地发现，这位主教的图书涉及的面太广了。由于这些书都是随手乱堆在那里的，所以简直乱得无法形容。有些书表面上好像属于一类，堆放在一起，实际并非如此。例如，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对我说。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爱女人的艺术》是一本内容淫荡的书,而旁边那几本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中有1571年出版的安东·毛齐奥·波罗的三本书,还有一本书名是《福斯蒂诺·马特鲁奇的生与死——有人称为在天先知的波利罗内本笃会修士的马特鲁奇》,这是1625年在曼图亚出版的一部传记作品。由于库房潮湿,两本书的封皮黏在一起,后一本书里详细描述了一些修道士的生活和冒险经历。

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整天在一架点路灯的人用的那种梯子上爬上爬下,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书,这些书的内容十分有趣。每找到一本好书,他就站在梯子顶端,以优美的姿势扔到房间正中的那个大桌上,小小的教堂受到一次震动,一大团尘土飞扬起来,两三只蜘蛛从那团尘土中飞快逃跑。这时,我就穿过栅栏,从后殿跑到这里,先从满是尘土的桌上赶跑蜘蛛,然后打开书读起来。

就这样,我渐渐培养起了阅读的兴趣。现在,唐·埃利焦对我说,我的书也应该以这些书为范本来写,应该按照他从这座图书馆里找到的这些有其特殊风格的书的样子来写。我耸耸肩膀,对他说,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然后我又去考虑其他事去了。

唐·埃利焦满头大汗,浑身是土,从梯子上爬下来,到小园子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个小园子就在后殿外边,是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树枝围成的。

“啊,我那可尊敬的朋友,”我坐在矮墙上,手杖支着下巴对唐·埃利焦说,这时他在专心地观察他的莴苣,“看来我是写不出这本书来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搞文学创作看来也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不能不翻来覆去地重复。该死的哥白尼!”

“嘿，同哥白尼有什么关系！”唐·埃利焦抬起身，满脸通红，在稻草和树枝围起的园子里，他的脸显得格外红。

“有关系，我的唐·埃利焦。因为在地球不转的时候……”

“怎么可能呢！地球总是在转！”

“不是这么回事！过去，人们不知道地球在旋转，因此，可以说，地球没有转。现在，地球也不转。有一天，我对一个老农民这样说，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倒是醉鬼的好说词。另外，对不起，我要讲到你们这些人了，你们也不能怀疑，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当空<sup>①</sup>。这些暂且不去说它。我要说的是，在地球没有转的时候，人们——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是那么道貌岸然，是那么感到自豪，以致对自己的尊严感到心满意足。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种细腻的、充满细节描写的作品是会受到欢迎的。在奎蒂利亚诺<sup>②</sup>的作品——你们教的不就是他的作品吗——中，是不是讲到，历史应当是用于叙述而不是用以作证？”

“这一点我不否认，”唐·埃利焦回答说，“但是，不应否认的是，世界上绝对没有写得这么详细的书，甚至把一切多余的细节都写进去了，像你们说的那样，写上地球在旋转。”

“好极了！你听，‘伯爵先生准时起床，每天8点半，分秒不差……伯爵夫人穿上一件藕荷色衣服，衣服滚着花边……特雷西娜饥饿而死……卢克雷齐娅忍受着爱情的折磨……’我的

---

① 故事见《旧约》，约书亚追赶五王军，日已西斜，约书亚向天祈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这一天比平日足足延长一昼夜之久。

② 奎蒂利亚诺：公元一世纪作家，关于演说家的文化修养的著作到中世纪时十分出名。

上帝，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可写？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陀螺上？太阳的一丝光线就像一根鞭子，抽着这只陀螺在旋转，像一粒小沙粒一样在疯狂地转啊转的，转个不停，既不知道为什么而转，也不去预料未来的命运，好像这样旋转就是它的乐趣，好像是为了让我们一时间感到暖和，一时间又感到寒冷，好像是为了让我们在转了五六十圈之后再死去，那时，死者常常会发现自己一生有那么多小小的愚蠢行为。我的唐·埃利焦，哥白尼，哥白尼他可是毁掉了人类，无可弥补地毁掉了人类。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是无限渺小的’这样的新观念，对于‘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无足轻重’这样的想法，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发明、那样的发现，对于这些观念和想法，我们已经逐步适应了。那么，你们还想使那些消息——我指的不是关于我们的那些可怜的细节的消息，而是像全球大旱灾这样的消息——具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的历史不过就是小小的爬虫的历史。你读过安的列斯群岛灾难的报道没有？没有。可怜的地球转得不耐烦了，正像那位波兰伟人所说的那样，它是无目的地在旋转的，不耐烦了就稍微停了一下，它本来有好多大裂口，这时，其中一个裂口就喷出火焰来。有谁能说出，是什么东西促使它如此暴怒？也许是一些人的荒唐促使它大发雷霆，这些人空前厌倦才做出了一些荒唐事。不管怎么说，总之是成千上万的小小爬虫被火焰烤死。我们依然在生活，有谁还去读那些烤死的人？”

但唐·埃利焦却让我注意，我们尽了多大努力，想要毁掉大自然为了我们才在我们心目中树立的理想，但我们总是难以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人类是很容易分散其注意力的。

这一点确实不错。比如，我们这座城市就规定有那么几天

夜里不让点路灯，所以经常一片漆黑，特别是乌云密布的时候。

说到底，这意味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相信，月挂中天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在夜里给我们照明，就像太阳在白天给我们带来光明一样，星星也是为了给我们显出满天星斗的美景而存在的。确实如此。我们常常忘记，在互相尊重和看重方面，我们都是那么小气，我们倒是能为了一小块土地而大打出手，或者为了某些小事而互相怨恨，如果我们真能搞清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会发现，为了那么一点小事而互相怨恨实在是太不值得。

好了，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发现，当然也是由于我的情况特殊，所以我才要谈谈我自己。当然，我要尽量简短，只挑那些值得一谈的事去描述。

有些事自然不会使我十分光彩，然而，我现在是处于一种特殊境地，这使我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死去，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顾忌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 三、家和鼯鼠

一开头我说，我认识我父亲，这种说法有点为时过早。实际上我并不认识他，他去世时我刚4岁半。他乘一艘两桅船前往科西加岛，去那里办货，路上得了恶性疟疾，3天之内就要了他的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刚38岁。他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叫马蒂亚（这应该就是我，或者说是过去

的我)，另一个叫阿尔贝托，他比我大两岁。

当地有些老人在我父亲去世后仍然坚持说，我父亲的财富来历不明。这些财富本来是不应该引人怀疑的，出手给别人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他们说，我父亲的财富是打牌赢来的。那是在马赛，他同一个英国蒸汽商船的船长玩牌，船长的现款都输给了我父亲，那笔钱的数目字当然不会小。后来，那个船长又用整整一船的硫磺作赌注，那些硫磺是从西西里装船的，是利物浦一个商人的财产（他们甚至知道是个利物浦的商人！姓名呢？他们不见得知道），他租赁了这艘商船来运这批货。船长绝望之余在轮船启航后投海自尽。船到利物浦时只剩空船一条，幸运的是，我的这些同乡们的流言蜚语成了那条船的压舱物。

我们家拥有很多地产和房产。我父亲十分机灵，富有冒险精神，为了推销他的货物，从来不呆在一个地方固定不动，总是开着他那双桅船到处航行，找到好货而且价格便宜时立即买进，然后设法把这些货物迅速全部脱手。由于他从不经手批量太大且又危险的买卖，所以渐渐积攒了一些钱，购买了地产和房产，这些房地产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他想在经历了一生辛劳之后在这个地方同妻子和子女一起过安定舒适的生活。

就这样，他购下了“双溪”附近的那片地产，那里长满了橄榄树和桑树。后来又买下了一个叫“鸡笼”的庄园，那也是一个富饶的庄园，而且还有一股泉水，以后又就那股泉水建起了磨坊。之后又购下了名叫“山嘴”的整个土岗，那是我们这一带最好的葡萄园。最后还买下了一片叫作圣罗基诺的地方，在那里建了一座优雅的别墅。在我们这座城里，除了我们住的这处房子外还买了另外两处房子。另外还买了一处完全孤立的

房子，改建为一个造船厂。

父亲的死几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因此，使我们一下子垮下来。母亲无法管理这份遗产，只好托付给一个人。这个人过去曾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不少好处，甚至使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他很尊重我父亲。他代管这份遗产应是出于忠心和正直，除此之外，对他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牺牲，因为母亲为此还是给了他一份优厚的报酬的。

我的母亲简直是个神圣的女人！她生性腼腆，十分温柔，所以也就没有生活经验，更缺乏对付男人的经验！你听她说话简直就像在听一个小姑娘说话。她的鼻音很重，连笑的时候也带有鼻音，这样，每当笑时好像总是有那么一点害羞似的，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她的体质本来就弱，父亲死后，她的身体一直就没有好过。但是，她从不因自己的病痛呻吟埋怨。我想她也不会以这些病痛去糟蹋自己的身体，她是随遇而安，听之任之，把这看作她的不幸带来的必然结果。她可能认为，办过这场丧事之后她自己也会死去。因此，她可能认为，她之所以能活下来应当感谢上帝，尽管她活得并不痛快，为了孩子们忍受了不少折磨。

母亲对待我们简直温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爱得心肝疼。她不让我们离开一步，好像怕把我们给丢了，只要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她一会儿，她就打发女用人到处寻找。

她丧失了丈夫，丧失了引路人，像个盲人。她只能这样，自然感到生活在世界上有点无所适从。她从此之后从不出门，只有星期日上午到附近的一座教堂望弥撒时除外。望弥撒时由两个老女佣陪同，她一直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属看待。在我们住的那处房子里，我们大家集中到了3个房间，其他好多空房

让给了用人，任她们去糟蹋，当然也让我们这些淘气鬼去糟蹋。

那些房子里都是老式家具，窗帘已经退色，到处是那种老房子里特有的霉味，所有这些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里仍处于另外一个时代。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以一种古怪的沮丧心情看着周围的一切，这些陈旧的东西多年来一直静静地呆在那里，没有用处，也没有生命，正是这种状况使我产生了那种古怪的沮丧心情。

“经常来看望母亲的一个人是我父亲的姐姐，我应该称她姑妈。她是个老处女，脾气古怪，长着两只雪貂眼，面色黝黑，样子很凶。她的名字叫作斯科拉斯蒂卡。她每次来我们家都是只呆很少一会儿，因为她说话时常常会突然大发雷霆，一气之下扭头便走，不跟任何人道别。我常常小心翼翼地望着她，特别是她愤怒地跺起脚来的时候，她高声吵闹，一只脚踩着地板，向妈妈大声嚷嚷：“你以为这下边是空的？下边有鼯鼠！有鼯鼠！”

她指的是马拉尼亚，那个在我们脚下悄悄挖掘的代管人。

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极力劝我妈妈改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通常，大姑子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她讨厌所谓公德，对之特别反感。当然，除去这一点之外，更多地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她不忍心看着那个代管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偷窃我们的财产。我妈妈是那么怯懦，那么不机灵，除去再找一个丈夫之外别无他法。姑妈还亲自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叫杰罗拉莫·波米诺。

波米诺是个鳏夫，有个儿子，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像他爸爸一样，名字也是杰罗拉莫，我们两个是好朋友，甚至超过

朋友关系，这一点容我以后再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他爸爸到我家来，是个使我和我哥哥阿尔贝托都感到很失望的人。

波米诺年轻时追求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追了好长时间，可她连理也不理，她本来就是对任何追求者都不肯去理的。并不是说她不愿爱任何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早就怀疑，她爱上的人很可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想法背叛她，这样就会使她铸成大错。在她看来，男人都是虚情假意，都是无赖，都是负心汉。波米诺也是如此？不，波米诺不是这样。可是，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所有向她求过婚后来又同别的女人结了婚的那些男人，她都发现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背叛自己妻子的行为，她很为没有答应他们而庆幸。只有波米诺毫无这种行为，倒是相反，他是一个模范丈夫。

那么，为什么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现在不嫁给他呢？机会多好啊，他已经是丧妇之夫了！可是，他已经是属于另一个女人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想念起那个女人来。另外，还由于……还是算了吧！她也腼腆，不好意思。他爱上了，确实爱过，这个可怜的波米诺！

当然，我妈妈一直没有同意，她认为那样做太不应该。而且可怜的妈妈恐怕也不相信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是认真讲这件事的。面对大姑子的雷霆，她只是以她那种特殊的方式笑笑而已。对于可怜的波米诺先生的感慨，妈妈也只是笑笑而已。姑妈和妈妈讨论这件事时波米诺也在场，姑妈对他赞不绝口。

我知道，他有好多从椅子上跳起来，好像椅子是个刑具，不住高喊：“我的天哪！”

这是个纯洁正直的人，浅蓝色的眼里透出温顺，我相信，